

西周“管邑”今安在？

文图 / 汤威



“管”本为周文王弟叔鲜的封国，叔鲜叛乱后被废，但“管”的名称却一直存在，甚至沿用至今（郑州市辖区有管城区）。管叔所封“管”地何在，学界曾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学者依据文献及考古资料认为应在郑州市域范围内，不过具体在哪里，目前还有争议。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郾之间。”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荑（荑）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郾二山在荑（荑）阳县西北。”杜预的注解标明了管城的准确方位，为后人探寻西周管邑提供了珍贵史料。班固《汉书·地理志》最早明确记载管

城建置及管辖范围：“中牟，蒲田泽在西，豫州薮。有筦叔邑”，唐颜师古注“筦与管同”。但是杜预所注的管城在荥阳县东北，而班固所言的管城属于中牟辖域，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西周管邑呢？

郑州商城的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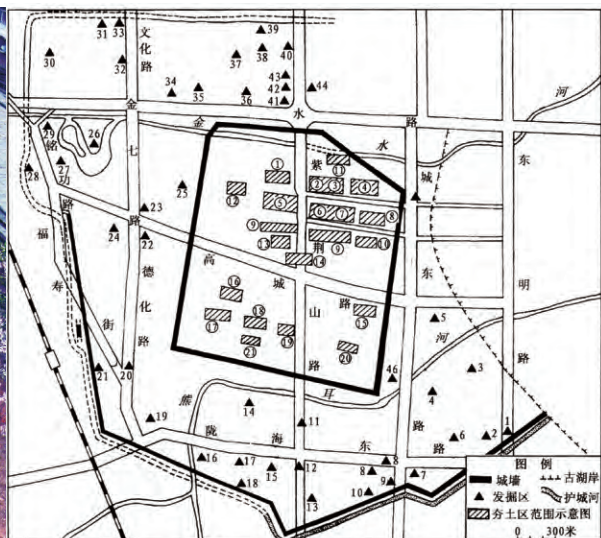
考察古城地望，需要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而不断发展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20世纪50年代即已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考古发现。

考古资料显示，郑州商城商代夯土城垣周长约7公里。商城废弃于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之后，战国城以商城为基础，附在商代夯土城垣外侧，周长稍大于商城。汉代城墙利用商代和战国夯土城垣南部约三分之二，并在中部新筑了一道北城墙。唐、宋、明、清诸城在汉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管叔鲜为周文王第三子，周武王弟。武王灭商后，封叔鲜于管地，与蔡叔度共同协助商纣之子武庚禄父治理殷地遗民。武王崩后，成王年少继位，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挟武庚作乱，失败被杀，无后，国废。



郑州商城宫殿基址 1998 年发掘现场



郑州商城遗址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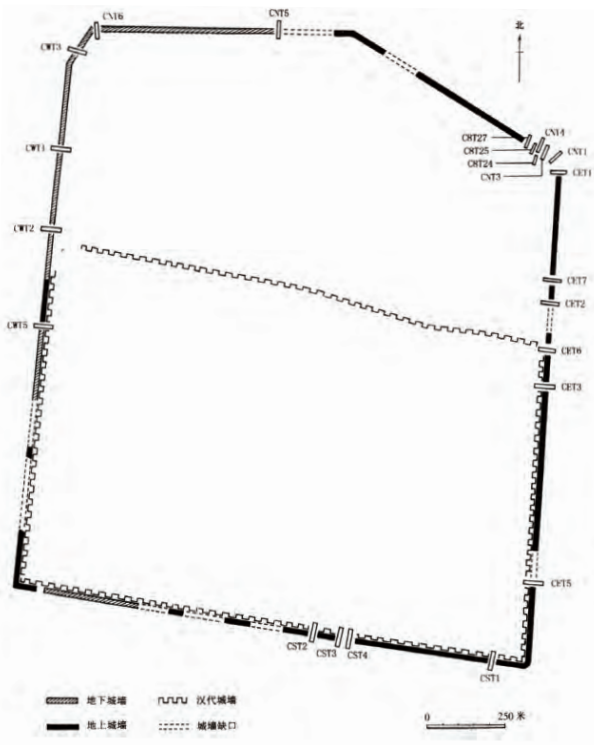
人民公园晚商遗址出土牛首尊



人民公园晚商遗址出土兽面纹甗



人民公园晚商遗址出土兽面纹钺



郑州商城遗址不同时期城址示意

代城垣基础上修筑，大小和汉代城垣相同，虽历经王朝更迭，城垣或有盈缩，但地望一直没有改变。

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废弃之后，直到战国时期才重新启用。其中，商城北半区直接被战国文化层覆盖或打破，南半部最多的是唐宋及明清遗存。近千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郑州商城废弃后，沿续而下的是郑州战国城，其间并不存在西周或春秋时代的城邑。郑州战国城的性质应当是《韩非子》、《战国策》等文献所载的韩、魏管城。而唐、宋、明、清文献记载的所谓管叔城邑，其实都是在前朝城垣基础上不断新建、修缮而南缩的新城，也或是指废弃于城址北部的商代或战国城旧址，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周管城。那么，西周初年管叔所封之国和春秋中叶邲之战中楚师驻军的管城在哪里呢？

殷商的禁忌

郑州商城废弃后，城内几乎没有发现殷人活动的遗迹或遗存。然而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郑州商城外围一带（此仅列市区内及近郊，暂不包括西北郊方向），在商代晚期却一直有殷人活动。20 世纪 50 年代在人民公园晚商遗址（郑州商城内城西北、外廓城范围内，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发现有殷人的贵族墓葬、祭祀坑、灰坑、



黄河路 109 号院出土青铜爵

水井等遗存，出土较多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和海贝等。

近年，在河南金岸住宅工程项目范围内（郑州市铭功路东、西太康路北侧），新发现商代晚期文化，出土一批珍贵文物。此外，在郑州黄河路与花园路交叉口西南角（黄河路 109 号院）发现一处商代遗址，有商代前期夯土基址、水井、灰坑以及晚商时期的墓葬 43 座。在郑州商城东南部，发现了梁湖遗址，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以商代早、中、晚期遗存为主。梁湖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距郑州商城最近的一处商代中小型聚落遗址，为研究郑州商城的兴衰和晚商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郑州这些晚商文化遗址显示，在郑州商都废弃后，商人并未全数举迁新都，仍有一部分商人聚居在商城外围。郑州西北郊方向，晚商时期的殷人活动遗存更加密集。但是，这些殷人却未再次踏入近在咫尺、曾经显赫的商都内城，着实令人深思和玩味。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样的灾异变故使得商都陨落，而后又有怎样的礼仪禁忌或宗教习俗使得殷人不敢越雷池一步。郑州商城内部至今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遗存，我们是否可

以推测，周人基于同样的禁忌或礼俗，只活动在商城外围，不越雷池半步。

曾经雄伟繁华的商代王都，最终却神秘地废弃湮灭，无人问津，不消数载，即已麦秀渐渐，彼黍离离。五百年后的西周末年，当郑桓公寄孥东方，带领国人徙于济、洛、河、颍之间时，这里已是一片荒芜。《左传》记载子产之言：“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与姬郑一同东迁的殷商遗民，他们重返故国，只见城垣破败荒芜，宫室荡然无存。出于祖先的忌讳和信仰传承，这些殷商后裔与郑国先公都未入住早已废弃的郑州商城，而是在今郑州市区西北郊方向建筑新城。于是，春秋时期，郑州市区西北方向，崛起了数座新城。

时代继续向前推进，到了群雄逐鹿的战国。吞并郑国的韩国人，意气风发，抛弃以往所有的羁绊禁忌，在郑州商城内城的基础上，新建了一座战国城市。此城规模浩大，周长超过 7 公里，比韩国此前的国都阳翟（周长 6.7 公里）大，也远超当时的荥阳京城（周长 6.3 公里），甚至比肩于当时的魏都大梁。这即是《战

国策》《韩非子》所记载的战国管城。

探寻西周管邑的新发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西周的管城到底在哪里呢？想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向西看。

考古工作者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对郑州市西北郊进行重点调查。普查发现典型西周遗址 7 处：祥营遗址、洼刘遗址、瓦屋李遗址、道李遗址、郑庄遗址、冉屯遗址、岳岗遗址。这些遗址集中分布在 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密集的西周文化遗址群。其中，祥营遗址以西周早期土坑墓为主，还发现有房基、窖穴等，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洼刘遗址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村落和西周早期墓地为主的大型遗址，总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1999 年，洼刘遗址发现西周早期贵族墓 12 座、平民墓 70 多座，出土了一大批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及玉器珍贵文物。其中的 ZGW99M1，仅青铜礼器就出土 12 件，包括鼎 3 件，扁体卣 2 件，圆体卣、簠、甗、鬲、觶、盃、尊各 1 件，纹饰繁缛，大部分器物铸有铭文，说明此墓



郑州梁湖遗址的商代晚期大型建筑基址

洼刘遗址西周贵族墓出土器物



亚其父乙鼎



青铜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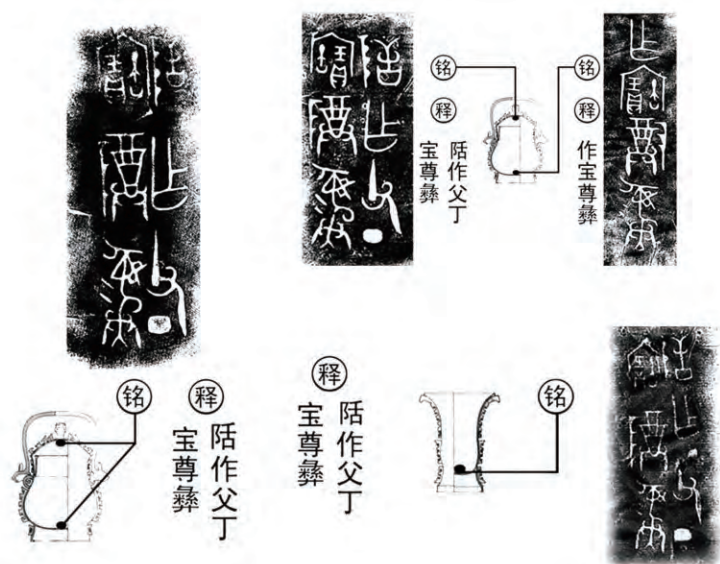
青铜簋



其父癸盃



青铜尊



洼刘遗址西周贵族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铭文

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其墓主可能与周初分管地监殷的管叔鲜有关。这是目前郑州地区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西周文化遗存。

郑州大学新校区遗址（祥营和洼刘遗址之间）发掘了西周墓葬 12 座、灰坑 29 个、祭祀坑 1 个，是郑州西周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此外，郑州市区西北部的董寨，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陶窑、房基和灰坑等。早些年，在市区西部的杓兑王村、十里铺发现西周文化遗存。郑州博物馆从市区西部的重型机械厂征集过一批西周青铜器。

近年来，郑州近郊区域又发现一批西周遗址。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工地发掘了 1418 平方米，清理西周时期灰坑 59 处、墓葬 8 座。此外，发现两处祭祀坑，内有完整牛骨架两具。2010 年郑州七一二研究所总装厂房项目发掘面积 1320 平方米，清理西周时期墓葬 22 座，春秋时期墓葬 20 座、灰坑 30 处，战国墓葬 25 座、灰坑 9 处。2010 年发掘的银江商务综合楼项目，出土商代玉戈、玉饰件、贝币，西周骨匕、石刀，战国蚌镰等，此外还有用牛、羊、人进行祭祀的三座西周早期祭祀坑。位于荥阳豫龙镇蒋寨村南的蒋寨遗址，2010 年发掘面积 2700 平方米，发现丰富的商末周初遗存，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等，其 17 座房址均为西周时期半地穴式。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西周墓葬出土器物



郑州七一二研究所西周墓葬



银江商务综合楼商周遗址西周人祭坑



银江商务综合楼商周遗址西周牛祭坑



娘娘寨遗址夯土墙断面



娘娘寨遗址西周墓出土陶鬲



官庄遗址



东赵城发掘现场



郑州近年来新发现的两周古城分布

最近几年,郑州市西部新发现了一批两周古城(市区东北部还发现了周代祭城遗址),意义非常重大。

娘娘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地处索河之滨,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850多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有城墙、城门、房址、道路、夯土基址、墓葬、陶窑、作坊等遗迹。因为在地理位置和时代上与郑桓公东迁其民之事相合,学者们据此推测,娘娘寨遗址可能为郑桓公东迁其民的重要都邑(参见《娘娘寨的春秋事》,本刊2015年6月刊)。

官庄遗址是继娘娘寨遗址之后,郑州西部地区发现的两周时期又一大型聚落,遗存丰富,为完善郑州地区两周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从遗址面积看,官庄城址外壕的围合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原地区最大的西周城址。官庄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对深入探讨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厘清东虢、郑、韩的相关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荥阳市东北部广武镇南城村南的南城遗址,平面形状近方形,边长约800米,面积约64万平方米,城址四周有夯土城垣与城壕。根据地层关系可知,城址的建造年代晚于商代,毁于战国时期。城址保存状况较好,文化层堆积较厚,遗存丰富。

东赵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东赵遗址进行复查,2012年确认东赵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的文化遗存。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经过近三年的工作,累计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6000平方米。目前,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商代大型建筑基址以及丰富的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东赵遗址西周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研究郑州地区西周文化,探讨西周管国提供了新材料(参见《沧海遗珠——郑州东赵城发现记》,本刊2015年8月刊)。

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探寻西周管城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目前还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东赵城距离发现西周管国城邑似乎更近了一步,但揭开已湮没三千年的西周管城的真面目,我们还需继续探索。**A**

本文部分图片为王弈、陈巍等拍摄,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为郑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副研究员)